

起风了·菜穗子

風立ちぬ

菜穂子

〔日〕堀辰雄 / 著

刘剑 /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文艺出版社

起风了

風立ちぬ

菜穗子

な
お
こ



〔日〕堀辰雄 / 著
刘剑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起风了·菜穗子 / (日) 堀辰雄著 ; 刘剑译. —
石家庄 :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511-3367-8

I. ①起… II. ①堀… ②刘… III. ①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3596 号

书 名: 起风了·菜穗子
著 者: 堀辰雄
译 者: 刘 剑

责任编辑: 李 爽

责任校对: 李 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1/32/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20×889 1/32

印 张: 7

字 数: 6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3367-8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这个故事，

叙述对未来抱持着不安的现代人。

——宫崎骏



起风了 / 001

我们走进落叶不断的杂树林中。我有时停住，让她走在前面一点儿。两年前的那个夏天，在森林中散步的时候，为了好好地看着她，我也是这样让她走在前面两三步的样子。

录



菜穗子 / 103

菜穗子将这棵树中形状优美、闪着光芒而随风摇曳的一边，和有着枯萎不堪枝头的另一边相比较，不禁感慨：『跟我的人生一模一样啊！我的人生也有一半已经枯死了……』

A painting of a forest scene. Sunlight rays (crepuscular rays) filter through the dense canopy of tall, slender trees. The light is warm and golden, creating a magical atmosphere.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is a large, dark green bush with some yellow flowers. The ground is covered in grass and small plants, with patches of sunlight hitting the forest floor. The overall style is soft and painterly, with a focus on light and shadow.

起風了
風立ちぬ

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

——保罗·瓦勒里

序 曲

在那些夏天的日子里，在那茫茫的无垠草原中，每当你站在那里专心作画之时，我总是躺在你身旁某棵白桦树的树荫下。到了傍晚，你结束工作来到我身边，而后我们两个人相互搭着对方的肩膀，一起遥望着远方被浓厚积雨云所覆盖着的地平线。积雨云的边缘呈现暗红色，而在那条似乎终于走向日暮的地平线上，却出乎意料地给人一种有什么正在诞生的感觉……

就在那样的一个午后（那时已经快到秋天了），我们将未完成的画放在画架上，一起躺在那棵白桦树的树荫下吃水果，沙堆似的云朵在天空中盈盈飘过。正在这时，不意之风，不知何起。抬头向正上方望去，从树叶的缝隙中偶尔可以窥见的蔚蓝色天空开始变得忽大忽小。几乎同时，草丛中不知何物“啪”的一声倒下的声响传入耳中，那似

乎是我们一直放在那里的画架及画作一起倒下的声音。你立刻想要去看看，而我，就像担心会失去什么稍纵即逝的东西一样，生硬地阻止了你，不让你从我身边离去，最后你依从了我。

“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

我将手搭在你紧靠我的肩膀上，不断地重复着这句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的诗句。而后，你终于挣开了我，起身走去。油彩还没有干透的画布已经沾满了草叶。你将画架复位立好，一面用调色刀除去草叶，一面回头对我暧昧地微笑，说道：“对了，要是父亲看到我们现在这样子，他会怎么样呢？”

“再有两三天，父亲就该回来了！”一日清晨，我们正在森林里信步而行，你忽然对我这样说道。我像有什么不满似的保持着沉默。于是，你转向我，用有些沙哑的声音对我说，“那样的话，连这样的散步也不行了吧。”

“散散步，应该还是可以的吧。”我的不满仍未散去，虽然感觉到你向我投来的关切目光，但还是装出一副似乎更在乎自己头顶树梢上发出的沙沙声响的样子。

“父亲一定不愿意让我出来的。”

最终，我用近乎焦灼的眼神回头看着你。

“这么说，我们就要分手了吗？”

“可是，没什么办法啊！”

你这样说着，对我挤出了些许微笑，就好像已经做出了断。那时你的脸色，甚至你嘴唇的颜色都是如此苍白！

“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呢，你看上去已经把一切都托付给我了……”

就这样，在树根盘绕的狭窄小道上，我带着这副苦思不解的表情在你身后艰难地走着。那一带树林浓茂，空气干凉，四处浅洼散布。忽然，我脑中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我们只是在这个夏天才偶然邂逅，即使这样你都能对我如此依从，那么对你父亲，不，是包括你父亲在内的，时时习惯于支配你的所有人，你都会百依百顺吧？

“节子！如果你就是这样的女孩，我真的会更加喜欢你了。等我的生活稳定下来，我一定会娶你为妻。在那之前，你只要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你父亲身边就好……”

我心里默默地这样念着，却又好像希望求得你的同意似的，突然牵住你的手。你任我牵着手，我们就这样十指相扣，站在一处水洼前，默默无语地望着脚下那一汪浅水。

阳光竭力地穿过低矮灌木丛那凌乱交错的枝叶，稀疏地洒在脚下水洼的底部，洒在水洼底部的蕨草上，明暗斑驳。从树叶缝隙照进来的光影已显得似有似无，随微风而摇曳。这一切都令我生出无可名状的悲伤。

两三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在食堂看到你和来接你的父亲一起吃饭。你生硬地背对着我，一定是因为你父亲在你身边，使你无意识地做出这样的姿态和动作，这让我感觉到了从未见过的、小女孩一般的你。

“就算我叫她的名字……”我喃喃自语道，“她也肯定不会朝我这边看一眼。就像我叫的不是她一样……”

那天晚上，我百无聊赖地独自出门散步，回来后又在旅馆幽静的院子里闲逛。山百合散发着幽香，而我则茫然地望着旅馆中仍然亮着灯的两三扇窗子。不知不觉间夜雾渐浓，窗内的灯光好像感到害怕似的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在我认为整个旅馆马上就要没入黑夜的时候，只听到一声推窗之声，一扇窗户缓缓打开。一个穿着玫瑰色睡衣的年轻女孩静静地探出身来，那就是你……

你们走后，我日夜空虚烦闷。直到今日，我仍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份近乎悲伤的幸福。

我终日将自己关在旅馆里。重新拾起自己长期以来因你而荒废的工作，想不到自己竟然还能专心其中。不知不觉间季节更迭，也终于到了我要出发离馆的前一天。那天，我走出旅馆，来了一次久违的散步。

秋天使树林变得杂乱不堪，与往昔大异其趣。从树叶所剩无多的树木间可以隐约望到远方无人居住的别墅阳台。落叶的味道里夹杂着菌类潮乎乎的气息。这种意想不到的季节推移——与你分别之后在混沌中所逝去的时间，着实令我感到惊愕。但在心底的某个地方，我一直坚信与你的分离只是暂时的，或许正因为如此，这种时间的推移对我而言也有了全然不同的意义？……当时我只是懵懵懂懂地感觉到这一点，而不久之后，便明了了这其中的意义。

十几分钟之后，我走到了这片树林的尽头，视野突然变得极为开阔，甚至可以一眼望见远方的地平线。随后我继续前行，踏入一片芒草丛生的草原，在一片叶子已经开始发黄的白桦树的树荫下躺了下来。这里就是我在那个夏天的日子里一面凝视你作画，一面像现在一样躺着的地方。此刻，在平时总是被积雨云遮住的地平线上所出现的，是在倚风轻摇的雪白芒草穗梢，以及穗梢之上那些轮廓清晰

却不知何去的连绵远山。

我注目凝神地望着这些远山，并将它们的脉络暗记于心。大自然已对自己厚泽有加——这种从前只是偶尔产生的下意识的感觉，此刻却渐渐变得深刻清晰起来。

春

三月已至。

一天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在悠闲的散步途中顺道拜访了节子家。在紧挨大门内侧的小花园里，节子的父亲戴着工人样式的那种草帽，单手拿着剪子，正在整理树枝。我认出了他，赶忙像个小孩子一样拨开树枝走到他跟前，互相寒暄。然后，我便老老实实在看着节子的父亲独自工作——像现在这样置身于小花园中，你就会发现，在这儿啊那儿啊，总能看到有些白色的东西不时地闪耀，好像是含苞待放的花蕾……

“这阵子她的精神也好多了。”节子的父亲忽然向我这边抬起头，跟我说起刚和我订婚的节子的事情。

“等她气色好一些，就换个地方养病，你觉得怎么样？”

“那倒也不错，只是……”我装作一直被那些闪闪发光的花蕾深深吸引的样子，吞吞吐吐地答道。

“我最近一直在物色合适的去处。”节子的父亲并不在意我，自顾自地说着，“节子说她并不知道F疗养院怎么样，听说你认识那里的院长？”

“嗯。”我有点儿心不在焉地答道，同时把刚才发现的那根有白色花蕾的枝条拉到眼前。

“不过，那种地方，一个人住能习惯吗？”

“大家好像都是一个人住的。”

“但她恐怕一个人住不了。”

节子的父亲面呈难色，但并不看我，只是忽然剪掉自己跟前的一根树枝。看到这里，我终于忍不住，说出了节子的父亲期望我说的那句话。

“这样的话，我可以和她一起去啊。现在手头儿的工作，到那时也差不多可以结束了。”

我这样说着，又将刚刚拉到手边的那根带着花蕾的枝条轻轻放开。在那一刻，我发现节子父亲的脸上露出清爽的神色。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只是麻烦你了……”

随后，我们聊了聊那座疗养院所在的高原地区的情况。不知何时，两个人的话题转到了节子父亲正在修剪的花木上。或许我们现在有某种同病相怜的感觉，这使得原本漫无边际的对话变得生动有趣起来。

“节子她起床了？”过了一会儿，我若无其事地问道。

“应该起来了吧……不用管我，你去找她吧，从这边一直走……”节子的父亲用拿着剪刀的手指了指院子木门的方向。我吃力地从花木丛中钻出，推开因布满常春藤而难以打开的木门，径直走进院子，朝着那间曾经被当作画室，但如今却好像是被隔绝的病房似的屋子走去。

节子好像知道我要来看她，但没料到我会从院子进来。她在睡衣外面披着一件色调明快的和服外褂，躺在长椅上，手中摆弄着一顶我从未见过的、饰有丝带的女士帽。

透过门口的玻璃门，我一面注视着她，一面向她慢慢走近。节子好像也认出了我，无意识地动了一下身体，似乎是想起身。但最终还是躺了下来。她把脸朝向我，注视着我，脸上浮现出歉意的微笑。

“没睡觉啊？”我在门口有些仓促地脱掉鞋子，同时向她打着招呼。